

歷史空間

# 高處不勝寒

文：盧一心

文人好山水，天經地義，因其興趣和愛好包括人生的價值取向使然。清官好山水，雖也有文人的特點，但更多的是為了避世。

蔡太師是一個清官，又是一個文人，他賞玩山水達到出神入化境界並不奇怪，但是，對山水的理解不能停留在山水上，更應該進入內心，內心的山水更勝於外在的山水。從這一方面來講，蔡太師內心其實是孤獨的。他內心的孤獨來自於，他不但在現實中找不到知己，只能寄情於山水，而且，他在寄情於山水的過程中，同樣也找不到知音，由此可見，他心中的山水其實也是孤獨的。好在他能夠以一個文人的超脫，將內心的孤獨化成山水，也將孤獨的山水融入自己的人生觀、價值觀和世界觀裡，所以，他的人生一直活得很超然，很曼妙，這是最令人羨慕的地方。然而，正所謂高處不勝寒，又有誰能真正體會蔡太師當時的心境？

蔡太師也就是蔡新，福建漳浦人。跟平年和有牽連是因為他是平年人的外甥。清乾隆年間，蔡新官拜文華殿大學士，又任太子太師之職，相當於宰相。他不但主管著四庫全書館，還著有《輯齋詩文集》等傳世作品。現漳浦有他的故居，叫作「永清堡」，還有祖厝。故居和祖厝雖破落，但正在修繕當中，相信會得到重視和保護。漳浦還建有他的紀念館，館內正堂高掛著「五部尚書」、「太子太傅」、「太子太師」三塊牌匾。故居和祖厝裡還收藏著乾隆皇帝御書「武庫耆英」和仁宗皇帝送給他的御書「綠野恆春」，此外，還有紀曉嵐和劉庸寫給他的賀信等。

平和阪仔五里貴陽樓是他的外婆家，他母親是平和人。小時候，蔡新經常隨母親從漳浦回到平和外婆家玩，山靠著山，水連著水，屋後的窗子，從外婆家可以望到漳浦的家，是何等的愜意啊。可見，蔡太師從小就與平和有一段很深的感情，並有很深的淵源。小時候的人生經歷，對於一個人的成長是至關重要的，每一個場景都是一張老照片，收藏在自己心靈的鏡框裡。晚年時，蔡太師經常到三平寺「食武夷(烏龍茶)，看金魚。」悠哉遊哉，享受晚年快意人生，其樂無窮，這和他小時候的經歷不無直接關係，怡情山水其實只是用另一種方式遁入佛門而已，其超然的境界，難掩內心的孤獨與寂寞也是真的，高處不勝寒，只有少數人能理解。蔡太師也確實是一位值得敬佩的文人，留下不少佳句。

當讀到蔡太師的「五峰秀透骨」時，被他的文學功底和道家思想境界所深深折服了，

尤其是其對山水的理解與品味，更顯示出他的精神高度和不凡。形容五峰用「秀透骨」來創意境，沒有很深厚的文學功底和道家思想境界是達不到的。以我的見解，這句話所顯露出來的山水，確實能夠達到夢幻的效果，而這種語言魅力確實不是一般文人所能描寫出來的。換句話說，一個人心中的山水有多少，其文化的積累就有多少。同樣地，一個人心中的山水有多高多深，其文化的修養就有多高多深。當然，用這樣的語言方式來表述，或許也只能說給那些心中有山水並懂山水的人，才能聽得明白。據悉，「五峰秀透骨」這句話是一對木刻聯的起句，為蔡新親手所書，只可惜，今已遺失，實在令人遺憾，並為之惋惜。有些文字實在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僅憑這句半聯其實已經可以讀出，蔡新確實是個清官，且是個有品位、高雅的人，尤其是文字中透露出來的那種文人傲氣和清奇魔幻效果不僅力透筆劃，而且蕩漾在讀者的心靈當中，因此產生無盡的想像。

晚年的蔡太師，漳浦是他的家，三平寺的山水應是他心中的家，蔡太師晚年怡情於三平寺周圍的山水，三平寺也因他的到來並留下墨汁而成為佳話。蔡太師處事周圓，又超然於人事，難怪會鍾情於山水並有自己獨到的領悟。懷著一顆虔誠之心，來過三平寺旅遊和朝聖的人都能感受到，三平寺周圍的山水，確能給人化外之境的感覺，來到這裡，世俗的塵心與雜念都會被洗滌，難怪蔡太師會迷上這裡的山水，何況還有三平祖師公鼎盛的香火在指引，一切的一切，彷彿都在不言中。這個時候，我總算知道，清心寡慾其實也是一種境界，同時也是可以修煉出來的，山水之靈由此顯現。蔡太師借消遣山水表達自己的清高。

不過，我想，當官一旦沾上文人的傲氣，則意味著他的內心將要開始走上真正的孤獨與寂寞的旅程，而我之所以能領悟到這一點，並有幸與蔡太師共山水，皆因去年，為寫《三平祖師》這部長篇小說，我在三平寺呆了好幾天，先後遍訪了周圍的山水和不少個七十歲以上老人，在此期間，我曾多次企圖讓自己的心境回到過去的年代。後來，在寫作過程中，蔡太師的影子時常飄忽在我的眼前，翻開史料一看，蔡太師果然與三平寺有緣，所以，我也因此有幸進入蔡太師內心真實的另一面，這難道也是一種緣？但願不僅僅是一種緣，更是山水顯靈。



蔡太師

網上圖片

說到這裡，我想起漳州南邊有條九龍嶺，嶺邊有一座新修的土地廟，規模很大，不進廟去參觀，還無所謂。進去一看，肯定會被嚇了一跳，這個土地廟不僅規模不同尋常，連裡面的土地公也不同尋常，該土地公居然身穿蟒袍，還戴著王冠，這是誰的傑作呀？不會是弄錯了吧？只見旁邊有塊石碑，仔細一看，又是大吃一驚。碑石裡記載，說乾隆有一次下江南，來到漳州，陪他同來的是文華殿大學士蔡新，因為蔡新是本地人。誰知，當君臣二人經九龍嶺時突遇大雨，蔡新往周圍四顧，見不遠處有座土地廟，但他猶豫再三，認為土地公官職太小，不可以見駕，乾隆爺一聽，順手就把蔡新頭上的頂戴扣到土地公頭上，這樣君臣二人就一起進入土地廟避雨，這正是這座土地廟與眾不同的地方。這個傳說很廣，很有一點陪皇帝遊戲山水的味道。從另外角度講，侍君如侍虎，誰能輕鬆呢？

一個飛黃騰達並閱盡世事的人，即使退下來後，如果能夠世故一點，本來也是可以倚老賣老的，在正常情況下，走到哪裡，也還是會有地方官前呼後擁的，哪有時間自己一個人跑到寺廟裡去怡情山水？蔡太師當時到三平寺去賞玩山水，肯定是不願意有人跟著他去，完全要讓自己閒雲野鶴般去放鬆自己，讓自己的心境回歸自然，這其實正是內心孤獨與寂寞的表現。或許，以蔡太師當時的心境，確實是不願意再去管身邊的俗世，更不願隨波逐流，所以才選擇了賞玩山水。

高處不勝寒。唯有站在高處的人才能真正理解這句話的全部涵義。

五欄閒話

文：龔敏迪

# 重陽登高辨茱萸

轉眼又是重陽節了，找來一些有關的詩文讀了讀，發現其中有不少提到了茱萸，這幾年，也有不少人寫了些閒話茱萸的文章，於是對一向不甚關心的茱萸有了興趣。

西晉馮翊太守孫楚《茱萸賦》一文中寫到：「有茱萸之嘉木，植茅茨之前庭，歷漢女而始育，……攀紫房於歡枝，綴朱實之酷烈。應神農之本草，療生民之疾疫。」其中提到的《神農本草》吳茱萸註疏說它：「一名藪，生山谷。郭璞云：茱萸子，聚生成房狀，今江東亦呼櫻，似茱萸而小，赤色。《禮記》云：三牲用藪。鄭云：藪，煎茱萸也。」屈臣的《離騷》，也有：「椒粢佞以譏諂兮，糗又欲充夫佩幃。」的句子。在辣椒出現之前，椒曾與花椒、薑並列為調味品的「三香」。煎茱萸在《禮記》的註疏中有介紹：「今蜀郡作之。九月九日，取茱萸折其枝，連其實，廣長四五寸。一升實可和十升膏，名為藪也。」用一升茱萸果實同十升油膏一起煎成的藪，與現在煎辣椒油類似。

唐代蘇敬等人編修《新修本草》一書不僅把山茱萸分離了出來，其中還提出了「吳茱萸」、「食茱萸」的不同。這個問題到李時珍的《本草綱目》才辨析清楚。《新修本草》提出了有「食茱萸」以後，唐人陳藏器的《本草拾遺》把它稱作「欖子」，李時珍廓清說：「吳茱萸、食茱萸乃一類二種。茱萸取吳地者入藥，故名吳茱萸。被稱作食茱萸的欖子，則形味似茱萸，惟可食用，故名食茱萸也。」吳茱萸不被食用，但它們均為芸香科植物，形態特徵及藥用功效也大致相近。晉代周處《風土記》說：「茱萸，檄也。九月九日熟，色赤，可採時也。」的時候，仍然不知道他究竟是指哪一種。而《齊民要術》所載：「二三月栽茱萸，等到果實開裂就收割，掛在牆壁陰乾，切忌煙熏，煙熏則苦而不香也。」則應該是指食茱萸。因產地和功用的不同，吳茱萸、食茱萸分離開以後，山茱萸就成了茱萸的本體。與前兩者相比較，它果實大而紅艷，並且不開裂，藥用價值也不同。

詩文中登場於重陽節的茱萸，從裝飾效果而言，應該是山茱萸。《西京雜記》說：漢高祖劉邦的寵妃戚夫人，「每年

九月九日，頭插茱萸，飲菊花酒，食蓬餅，出遊歡宴。」自然配上紅瑪瑙般的山茱萸才好看。白居易的《九日宴集醉題郡樓兼呈周、鄧二判官》說：「觥盞醜飛莖莖葉，舞鬢擺落茱萸房。」茱萸是葡萄般一房一房的，也說明是山茱萸；茱萸風俗，經朝鮮傳入日本的，用的也是他們拿來生吃的山茱萸。

都說南北朝時南梁吳均所撰《續齊諧記》中，費長房告訴汝南桓景：「九月九日，汝家中當有災，宜急去，令家人各作絳囊，盛茱萸以繫臂，登高，飲菊花酒，此禍可除。」是重陽登高飲酒、戴茱萸辟邪之始。《藝文類聚》中有一個故事說：死後的庾紹不喝孟協的茱萸酒，告訴他說：陰間「上官皆畏之，況我乎？」所以重陽和茱萸酒，在古人眼是有驅鬼辟邪之功效的。南梁時宗懷撰《荆楚歲時記》載：「九月九日，四民並籍野飲宴。」重陽之日，秋高氣爽，正是茱萸成熟之時，黃菊遍地，丹楓滿山，茱萸紅果燦燦的賞心悅目時節。既然茱萸能祛病驅邪，不讓鬼怪干擾，故古人之珍愛有加，於是在此佳節之時，登高暢遊，插茱萸枝，佩茱萸囊，飲茱萸酒，吟茱萸詩，極盡歡娛之樂，自漢朝以來就相沿成習。但因各地傳承習慣有差別，也不能排除重陽登高有用山茱萸的地方。現在插茱萸的風俗已經漸行漸遠，連茱萸也難得一見了，只有登高之俗猶殘存，在此登高之時，有機會辨識一下茱萸，自然也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



茱萸

網上圖片

## 文藝天地

浮城誌

文：陸蘇

# 空椅

夜已好深了。  
街邊的排檔仍有許多吃宵夜的人，三五成群的神聊，或是兩人無言對飲。  
我是孤客。挑一個燈光稍暗的角落坐下。  
想像中，對面的空椅上你早已落座，笑笑的看我，只是不說。「吃什麼？茄子煲？炒田螺？還是別的？」在心裡問你，你的回答也心知。埋頭填好菜單，再看對面的空椅。  
在這等待的幾分鐘裡，你會和我說些什麼呢？  
你會靜靜的看我，看得我不知該把手放在哪裡，看得我滿臉緋紅，無法從容的與你對視。  
你會問我餓不餓，累不累，你會說個笑話，逗我開心。  
我們會說起初見面的感覺，會說起哪裡的天空不下雨。  
在這街燈昏黃的夜裡，想起你的音容竟是這般容易。美好的時光如海市蜃樓，在我最需要安慰的時候出現在我心底。  
愛你或恨你，都不容易。想你卻是最簡單的事。  
喝一點點酒就會醉，叫一大杯生啤，不敢痛飲。怕醉了，滿街去寫你的名字；怕醉了，不肯在無你的日子裡活下去；怕醉了，不再心疼自己；怕醉了，不再明白我是我你是你；怕醉了，從此不願再醒……  
而椅總是空著，我也還是清醒。買單前想起曾答應過我會保重自己，不讓你不安，又叫來一碗米飯，好好的吃下去，眼淚滾落碗裡，這種吃法不知你滿意不滿意，但我……已經……努力……  
走的時候，不去看那空椅，怕看見你的眼睛，怕看見你坐著不動，怕看見空椅上蜷著我虛幻的愛情。  
留你在夜的深處，我一個人離開。留一張空椅給心念的你，倦的時候來坐坐，想我或不想我都沒有關係。



留一張空椅給心念的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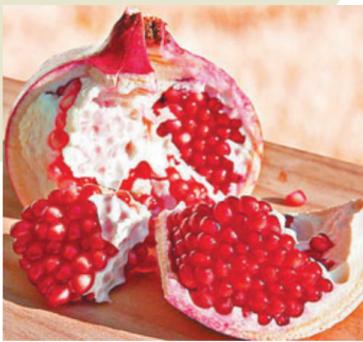
網上圖片

手寫板

文：宋步明

# 新疆的石榴

如果說新疆是一幅遠闊的畫卷，那麼在秋天裡成熟的石榴肯定是分外絢麗的美景，在喀什，在和田，在伊犁，像一盞盞小紅燈籠的石榴似乎把枝頭都壓彎了，成片成片的石榴林讓你感歎不已。在烏魯木齊的街頭巷尾，擺着一個個堆得高高的石榴攤，秋日的陽光把石榴照得紅紅的，那榴體大得讓你驚歎，攤上總放着一些剖開來的榴體，裡面的籽粒像一粒粒晶瑩的珍珠瑪瑙，新鮮的榴汁在空中散發出甜甜酸酸的味道，讓遠行客流連忘返。



石榴

網上圖片

石榴在維吾爾語中稱為「阿娜爾」，也就是「母親」的意思，是富貴、吉祥、繁榮的象徵，而「阿娜爾古麗」是形容像石榴花一樣的姑娘。新疆極有名的「艾德萊絲綢」，就有與石榴花有關的美麗傳說，一位叫海爾曼的維吾爾姑娘，從小無依無靠，以織布為生，她打算為自己織一塊錦綉做裙子，她採來石榴花、沙棗花、海那花，用花染出五彩的絲線，精心織了異彩紛飛的彩綢，做了一件漂亮無比的裙子，這美麗的彩綢就叫「艾德萊絲綢」，並一直流傳至今。

新疆的石榴榴體碩大，肉質半透明，汁多，酸甜可口，顏色鮮艷，裡面的籽粒緊挨著的寶石，石榴所需的營養特別豐富，含有多種人體所需的營養成份，果實中含有維生素C及B族維生素。石榴全身是寶，果皮、根、花皆可入藥，而石榴汁作為一種口感極好的天然飲料，更受到了人們的青睞，石榴汁有助消化、抗胃潰瘍、軟化血管、降血脂和血糖，降低膽固醇等多種功能，可達到健胃提神、增強食慾、益壽延年之功效。石

榴原生長在伊朗等中亞地區，據西晉的《博物誌》記載，西漢張騫出使西域時，從涂林安石國帶回安石榴，在尼雅遺址及吐魯番樓蘭遺址的挖掘中，發現有石榴果實，因此推斷出新疆引種石榴可能已有一千六百多年的歷史。

在新疆的葉城，種植的石榴樹有十幾萬畝，每年的六月都會舉行熱鬧的石榴花節，大片大片的石榴園中開着火紅的石榴花，綠葉蔭蔭之中，燃起一片火紅，燦若煙霞，絢爛之極，當地的維吾爾族姑娘跳着絢麗、歡快的民族舞蹈，在石榴樹中載歌載舞，人們的臉上洋溢着笑容，期待著又一個有着沉甸甸收穫的秋天。

居住在新疆的詩人沈疇在他的詩歌中常常熱情謳歌新疆的石榴，他曾經這樣寫道：「我理解的新疆，就是一隻咧開歌唱的石榴，一杯濃郁鮮美的石榴汁……石榴樹不是從泥土中長出來的，而是生於陽光中，陽光它是唯一的土壤」。新疆之行，讓我記住了新疆濃郁的天山情韻，神秘的塞北風光，蒼涼的大漠夕陽，夢幻般的牧野草原，也讓我記住了令人難忘的新疆石榴。

試筆

文：星池

# 灣鱷

小灣鱷扭動身軀，輕輕咧開滿是尖牙的利嘴，傲然在水中暢泳。倦了悠然爬上岸，沐浴陽光中，愜意欲睡。此情景曾活現於香港人眼前，縱使本地非野生鱷魚的自然分佈地。約十年前，在新界西北的山貝河，忽然有一條小灣鱷出沒，來歷未明，眾說紛紛，猜想是被遺棄或走失了的非法進口寵物。雖則曾邀澳洲與中國內地的鱷專家來港，頻頻捕捉，總被靈敏的牠逃脫。擾攘數月，廣受關注，記者及市民蜂擁到河邊觀鱷。頓成明星的牠，特別受小孩喜愛，令港人上了保護濕地生物的一課。

猶記得當時，香港《文匯報》籌辦了「香港有條小灣鱷」全港作文繪畫比賽，實屬有趣，於是以前灣鱷為視點，撰文參賽。素來談不上熱衷比賽、有感而發，偶一為之。據報參加者極踴躍，一個月的收稿期，接逾五千作品，年齡橫跨四至八十七歲。結果，文章有幸被評為作文公開組入圍獎。頒獎禮定於二零零四年六月，恰巧在舉行前數天，小灣鱷掉入漁農自然護理署的陷阱而被捕獲。典禮當天，氣氛熱烈，各方觀禮者及得獎人聚首。大禮堂內，充滿了老中青幼對小灣鱷的熱情。

此條雌性小灣鱷，經漁護署與香港電台合辦的比賽，接千多個提議，最終命名為「貝貝」。被捉後暫住嘉道理農場的牠，二零零六年，遷進位於天水圍北部而開幕不久的香港濕地公園，安居至今。歲月如流，那年開哄的河畔，早歸於平靜。牠與港人玩捉迷藏遊戲的身影，已埋在心坎一角。此段饒富趣味的日子，現時的兒童無法見證，但能到香港濕地公園的「貝貝之家」探望牠。貝貝會在戶外水池游泳，也喜愛在岸上享受日光浴。遊人除可透過閉路電視觀看牠，亦可隔着透明幕牆視察牠的生活。牠已十餘歲，也許不小，卻仍是回憶當中的那條香港小灣鱷。

近日，得悉香港《文匯報》為慶祝創刊六十五周年，舉辦以「65」為題的徵文比賽，自由書寫，給予愛好者一展才華的機會。因此，回首往日曾參賽的點滴，憶及香港有條小灣鱷。

重看這篇當年的參賽作品，感覺猶在。舊時文章，不由得稍作潤飾文句。以小灣鱷視點出發，易地而處，在我們圍觀牠的時候，牠何嘗不是在觀察人類？



小灣鱷貝貝。

資料圖片